

□ 12
986
1



卷一

丁未祥麟
安永田年

吳敬望齋

卷一集賢

此子行年

千里以周
不備無誤

門 仁 2
號 986
卷 1

北山先生輯

不誦觀所
千里必閑

孝經集覽

二冊

安永四年
乙未新鐫

奚疑塾藏

孝經集覽序

孝者百行之首道德之典所以人之為人
孝為職之魁然孝之不易若瞿塘爾不知
艷預之出沒欲布帆無恙得邪夫子為之
狀而陳如牛如象如馬如襍之序垂後世
名曰孝經孝經之為書語上非幽玄之不
可及語下無可厭譬諸江海人飲各滿其
量故自人主以下逮吾儕小人遊學者必
尊信孝經不敢舍而求佗者信有以哉逮
茲炎漢孝經在二本一河間王所獻隸書



明治辛酉年
六月十九日
購

孝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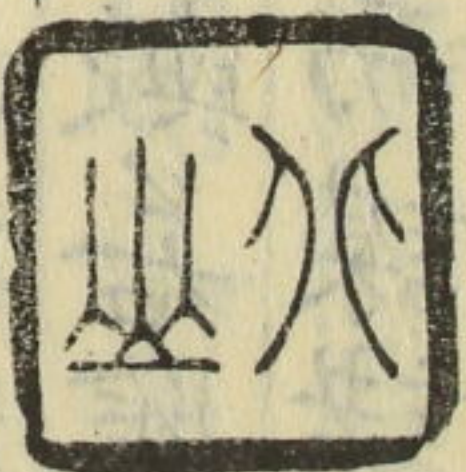
也一所有出孔壁科斗文也學者各徇所受
列素繁於古文置酒肉於今文夫先王之
遺書文有今古也何啻孝經耳也哉先王
之遺書文有今古既不啻孝經則何論他
經之今古者眇無聞相爭錙銖於此而數
經匠石運斧之手梯屑益多而繩矩彌不
定抑得無說乎孝經者六經之大本論語
之輓軌所以格五典經綸邦廈不過推而
擴之耳若謬爽一字風馬千里滔滔焉幾
多岐亡厥踪跡有後世君子乘槎而窮河
源厥辜在所歸蓋先輩慎焉也慎則慎也
然厥識不足於夫子曰信而好古尚有間
孝經者夫子所口授子輿氏而子思子春
之徒聞斯記諸也爾來嘗割據之艱歷秦
火之厄僅存矣假令之出于一手勿差錯
金木者在其間耶後儒大抵取諸厥曾臆
斷今古之臧否故桓桓名廈魚貫不見弄
於韓氏兒者亡幾旨哉宋景濂曰古今文
所異者特語微有不同稽其文誼初無絕
相遠者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

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紛抑亦未矣故予於
今古不左祖一於此見其可乙而乙之述
所以乙之意著乙一篇二三諸君子看之
欲刊諸塾上予笑曰古人有言俟年六十
而后著書亦不晚豈著書之難也哉恐識
未足神未定也信有今茲二十有三歲宜
納而不出之秋也舍諸何厚額受佩觿之
謗時母親在步障後聞之喚予曰噫兒過
矣自知厥非也雖聖難之矧女小兒子乙
自以為非歟為非則已矣不非則已不知

其非也不知其非而忌人質責之何其陋
矣不知女亦將為一上梓材二難更其說
而遂其非之俗儒態歟若陰揜其非陽飾
其美非吾志曰唯出而謀諸君子曰孝經
固非俟註說喋喋便通者彼遙望夫子之
牆於千里外而目未覩俎豆之殷是甲非
乙何異於敲鼓而求迷子然註說亦勿起
予者乎請竝舉諸家註解俾讀者各擇其
可否奈何僉曰諾竟在此役經文輒繇古
文用厥古也今文所無傍施黑圈子刊語

所刊傍施白圈子以便易見也上方標故事若干者聊省寒士閱市之勉耳不悉抱携之養不與孝經也輯成而名以集覽也竊効守山侯論語集覽之例去
安永三年甲午孟冬

北山 山本信有喜六



古文孝經序

先王之道莫大於孝仲尼之教莫先於孝自六經而下無非孔氏遺書其有出孝經之右者乎何以言之天下無有無父母之人故也孝經有二本其一河間王所得十八章者謂之今文其一魯共王壞孔壁所得竹牒科斗文二十二章者孔安國所為作傳謂之古文安國曰今文十八章文字多誤又曰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上有之漢先帝蒞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由是觀之今文孝經之行也已久矣古文者雖安國為之訓傳

古文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以有共今文故曰古文桃蹊先生曰文者文字也以似科斗古字非今文隸故曰古文毛傳序者縮也則緒述其序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書序右猶上故髮退曰左遷漢書河間獻王德

景帝之子也修
李好古實事求
是從民得善昏
必為好寫與之
留真晉加金帛
以招之由是四
方道術文人不
遠千里或有先
祖旧書多奉目
奏獻王者故得
魯多與漢朝等
帝子
孔氏各序至魯
共王好治宮室
壤孔子旧宅呂
廣其居於壁中
得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
經皆科斗文字
陸氏曰科斗蟲
名蝦蟆子書形

似之
後漢馬融忠經一
卷津逮秘書在焉
馬融字季長扶風
人有俊才受季犛
恂桓帝時為南郡
太守
朱翼管窺陳眉公
曰孝經原有闕門
一章閻元問司馬
貞為國家詳始點
之而唐遂有馬嵬
之禍王荆公謂春
秋斷爛朝報不列
孝官而宋遂有北
轅之禍
鄭康成名玄北海
高密人從馬融受
孝二徒數百千人
臨川較定今文孝
經宋大儒司馬溫
公酷尊信古文朱
子判誤亦據古文

蓋當時未之行也迨乎漢季馬季長擬作忠經十八
章倣今文孝經也鄭康成注孝經亦其今文者也自
是厥後今文孝經之行彌盛而古文亦與之俱行至
唐明皇親注孝經雖兼取孔鄭二家之說然其經則
用今文取其闕闕門章也於是古文孝經遂廢不行
至宋邢昺依明皇御注作正義然後孝經唯御注本
行于世鄭注遂亡古文孝經亦亡其傳文而僅存其
經文宋人尊信孝經者莫若司馬溫公然特得古文
本經而讀之耳不親孔傳也自二程至朱熹氏皆疑
孝經以為後人所擬作朱子又妄改易本經篇章著

為經一章傳十四章且刪去其本文二百餘字孔子
曰信而好古若朱子者可謂拂矣自是以來學朱氏
者舉不信孝經塾師不以為教至令童子輩目弗見
孝經悲夫先王之道莫大於孝仲尼之教莫先於孝
夫子不曰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以後世人主
不讀書則已苟讀書者必自孝經始况下焉者乎今
朱氏之徒不讀孝經而學心法其不為浮屠之歸者
幾希夫古書之亡于中夏而存于我
日本者頗多宋歐陽子嘗作詩稱逸書百篇今尚存
昔僧齋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於太宗司馬君實

司馬光字君實贈
溫國公宋朝名臣
陝州人也
錢唐孫本曰宋大
儒溫公文公深篤
信古文一為指解
一為校定悉依古
文而邢昺輩疏說
皆同吉指為近傷
偽作然則二公反
出貞易下哉
朱子語類孝經疑
非聖人之言且如
先王至德要道此
是說得好處然下
面都不曾說得切
要處著但說得孝
之效如此如論語
中說孝皆親切有
味都不如此士庶
人章說得更好
只是下面都不

等得之大喜云今去其世七百有餘年古書之散逸
者亦不少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尚存于我
日本豈不異哉予嘗試檢其書古人所引孔安國孝
經傳者及明皇御注之文邢昺以為依孔傳者畢有
特有一二字不同耳得非傳寫之互訛乎先儒多疑
孔傳以為後人偽造者予獨以為非經曰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之始也諸家解皆以為孝子
不得以凡人事及過失毀傷其身體孔傳乃以為刑
傷蓋三代之刑有劓則及宮非傷膚乎以此觀之孔
傳尤有所當也王仲任亦嘗誦是經文而曰孝者怕

親切
二程明道伊川也
明道名顛字伯淳
伊川名頤字正叔
其先世居中山曾
祖而下葬河南遂
為洛陽人
孔子曰述而篇
書言故事就家季
考曰家塾記古教
者家有塾
古今注塾之為言
塾也臣來朝君至
門外更詳熟所應
對之事
吾志以下見鈞命
訣及公羊傳序
詳解日本清和天
皇貞觀二年正月
大學博士春日雄
繼授孝經於天皇
亦來天子初讀書

入刑辟刺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
致也合而觀之可以見古訓焉如從諸家說則忠臣
赴君難者不避水火兵刃節婦有斷髮截鼻者彼皆
為不孝矣是說不通也余故曰孔傳者安國所作無
疑也或曰尚書之文奇古難讀安國傳之其言甚簡
孝經之文平易安國傳之乃不厭繁文何也曰傳尚
書者為學士大夫也故不盡其說使讀者思而得之
傳孝經者為凡人也故丁寧其言以告諭之此其所
以不同也嗚呼夫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先自天子
至庶人所不可以一日廢也夫孝不可以一日廢則

多用孝經
洵屠佛也
宋史日本國者倭
奴國也自以共國
近日所出故以日
本為名或云惡其
旧名敗之
歐陽修觀子字永
叔仁宗時為諫官
論事切直致仕号
六一居士卒贈文
國公諡文忠
聽雨紀談或謂日
本國有真本尚書
乃徐福入海時所
獲者予初未之信
也後觀政陽公曰
本乃詩有云徐生
行時書未焚逸各
百篇今尚存今嚴
不許傳中國奉世
無人識古文先王
大典藏夷貊蒼波

孝經亦不可以一日廢也夫自朱氏之學行而孝經
久廢于世純常慨焉幸孔壁古文孝經并與安國之
傳存于我

日本者寧不知珍而寶之哉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
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訛謬魚魯不辨純既以
數本校讐且旁及他書所引若釋氏所稱述苟有足
徵者莫不參考十更裴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
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後彼改此蓋相承之
異未必宋本之是而我本之非也傳中間有不成語
雖疑其有誤然諸本皆同無所取正故姑傳疑以俟

浩蕩无通津則外
國真有全本政陽
之言未必无據
文獻通考宋雍熙
元年日本國僧裔
然与其徒五六人
浮海而至獻銅器
十尔裔然自言姓
藤原氏父為真連
二二共國五品官
也其國多中國典
籍裔然之來復得
孝經一卷越王新
義第十五卷皆

君子今文唐陸元朗嘗音之古文則否今因依陸氏
音例並音經傳庶乎令讀者不誤其音矣書成而欲
刻之家塾則淺田思孝出其素裝以助費遂趣命工
從事予未能為吾家孝子且為孔氏忠臣云爾
日本享保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壬午

大宰純謹序

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註者越王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
古等撰也○大守諱吳初名匡義政賜光義初封晉王承太祖以昭憲太后顧命舍子而立
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王仲任名克會稽上虞人家貧无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
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諸流百虞著論衡八十五篇以下文見論衡四諱篇○魏志注曹爽
從弟文叔妻譙郡夏虞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
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悉死令女
叔父上書与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尤遺類冀其意阻
乃微使入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

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与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帝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
鼻○論衡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
為矣○初季記書者按紀名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
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乞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孝者百行之本出
鄭注論語○魚魯相似而易謬故取為喻○冬裘夏葛故裘葛猶曰冬夏○淺田思孝東
都柳原人以充金為業○有底曰囊无底曰橐○大宰純字德夫信州人本姓平手終身
為處士傳出
紫芝園稿

日本享祿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壬午
大宰純字德夫
序終

古文孝經序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夫
子十一世孫也少
學詩于申公受尚
書于伏生唐時從
祀宋封曲阜伯
滂水盛兒
六合天地四方也
從征記闕里背鄉
面泗洙泗水名
史記孔子以詩各
禮樂教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有二人
闕里誌復聖顏子
魯人名回字子淵
邦國之後也武王
克商封陸終之裔
曹挾于邾其後為
夷甫顏有切於周
分封小邾為魯附
庸子孫因以父字
為氏世二仕魯為
卿士自夷甫傳至

孝經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經常也自有天地人民
以來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則大化滂流充塞六合
若其無也則斯道滅息當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
柄諸侯力爭道德既隱禮誼又廢至乃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亂逆無紀莫之能正是以夫子每於閒居而
歎述古之孝道也夫子敷先王之教於魯之洙泗門
徒三千而達者七十有二也貫首弟子顏回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論而寤者也

亡錄嬰齊姜氏生
顏子少孔子三十
歲天資明睿聞一
知十甫成童即從
遊于孔門孔子曰
自吾有回而門人
日益親
閔子騫名損魯人
冉伯牛名耕魯人
仲弓名雍伯牛宗
族僉以德行稱亞
於顏子
述而篇子曰不憤
不啓不悱不發
圖解憤是心不安
於不知發憤求知
啓是因其意不能
通之悱是將知此
理知猶未明在口
中半吞半吐說不
得破發是因其詞
不能達而達之
曾參字子輿魯南

武城人鄆國之後
也禹孫少康封次
子曲烈子鄆當魯
襄公時邾人莒人
滅鄆三世子巫奔
魯去邑而為魯氏
其孫黜生參二年
十六孔子在楚點
命參之楚受孝焉
天性至孝李隨事
精察故獨聞孝經
卓絕諸子
秦始皇帝陽翟呂
不韋子也莊襄王
嘗質於趙見呂不
韋孕姬悅而取之
生始皇於邯鄲名
政姓趙年十三立
為王天資英武作
吞六國始設封建
為郡縣
史記李斯曰五帝
不相復三代不相
襲各呂理非其相

其餘則非憤憤若存若亡唯曾參躬行匹夫之孝
而未達天子諸侯以下揚名顯親之事因待坐而諮
問焉故夫子告其誼於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為大也
遂集而錄之名曰孝經與五經並行於世逮乎六國
學校衰廢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由是絕而不傳
也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文
字多誤博士頗以教授後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
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
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
天子天子使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羣儒從隸字

寫之還子惠一通以一通賜所幸侍中霍光光甚好
之言為口實時王公貴人咸神祕焉比於禁方天下
競欲求學莫能得者每使者至魯輒以人事請索或
好事者募以錢帛用相問遺魯吏有至帝都者無不
齎持以為行路之資故古文孝經初出於孔氏而今
文十八章諸儒各任意巧說分為數家之誼淺學者
以當六經其大車載不勝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欲
矇時人度其為說誣亦甚矣吾愍其如此發憤精思
為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言朱以發經墨以起傳
庶後學者覩正誼之有在也今中祕書皆以魯三老

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今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季古以非古世惑亂言古者天臣昧死言古者天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曰實人善虛言曰亂實人善可所私季以非上天下別黑白定一人聞令下則各以可季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奔至目為名異取目為高率羣下目造謗

所獻古文為正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漢先帝發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時學士會云出叔孫氏之門自道知孝經有師法其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為天子用樂省萬邦之風以知其盛衰衰則移之以負盛之教淫則移之以負固之風皆以樂聲知之知則移之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又師曠云吾驟歌南風多死聲楚必無功即其類也且曰庶民之愚安能識音而可以樂移之乎當時衆人僉以為善吾嫌其說迂然無以難之後推尋

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吏見知不奉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者皆殺下獄種樹之書若欲有季以吏為師制曰可通鑑侯生盧生相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使御史悉索問諸生二二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始皇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

其意殊不得爾也子游為武城宰作絃歌以化民武城之下邑而猶化之以樂故傳曰夫樂以關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風德以廣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又曰用之邦國焉用之鄉人焉此非唯天子用樂明矣夫雲集而龍興虎嘯而風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謂毋也胡笳吟動馬蹀而悲黃老之彈嬰兒起舞庶民之愚愈於胡馬與嬰兒也何為不可以樂化之經又云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君則臣說而說者以為各自敬其為君父之道臣子乃說也余謂不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

子今上皆重法繩
之臣恐天下不安
始皇不可
建元漢武年号古
无年号蓋興始于
此○三老詩于丁
先守子孟出入宮
一○叔孫氏乃叔
武城宰出雍也篇
序○於卷芦葉而
吹之胡國樂器也

子不可以不子若君父不敬其為君父之道則臣子
使可以忿之邪此說不通矣吾為傳皆弗之從焉也

○金馬門有銅馬而摸貢馬於此郡縣貢士待詔此門○侍中侍衛居中
圍二十余年上察可屬社稷登周公負成王圖賜之甘露中圖形麒麟閣居
漢先帝詔子國目前無見○師曠云見左氏傳襄十八年○子遊為
傳云晉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軍乎夫樂云云○又曰出毛詩大

序畢

孝經序

玄宗皇帝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
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
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
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
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
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
愛形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

孝經序

卷之二

玄宗唐第六帝也
諱隆基睿宗之子
以撥宮闈之亂為
太子延和元年即
位時年三十三在
位四十五年壽七
十八崩謚孝皇帝廟
号玄宗開元十年
製經序并注
朕者我也古者尊
早皆稱之秦始皇
二十六年始定為
天子之稱
正義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
家語孔子謂子路
曰夫江始於岷山
其源可以盪盪至
江津也不舫舟不
避風雨不可以涉
五傳者宋漢書藝
文志云左氏傳三
十卷左丘明魯太

史也公羊傳十一
卷公羊子齊人名
高受經於子夏數
梁傳十一卷名亦
康信云与秦考公
同時十錄云名傲
字元始風俗通子
夏門人鄒氏傳十
一卷漢各云王吉
魯鄒氏春秋夾氏
傳十一卷有錄无
書鄒夾二傳王莽
時亡失耳
四詩者毛詩自夫
子授卜商傳至大
毛公名亨大毛公
授毛萇趙人爲河
間獻玉博士先有
子夏詩傳萇各置
其篇至鄭玄爲箋
韓詩漢文帝時傳
士燕人韓嬰所傳
武帝時与董仲舒

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
者皆糠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
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考經舊註踏駭尤
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
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
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
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
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理或當何必求人今
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

論於上前仲舒不
能難至晉無人傳
習是曰韓詩齊詩
漢景帝時博士清
河大傳轅固生所
傳号齊詩傳夏侯
始昌二校右蒼輩
門人尤盛後漢陳
元方亦傳之至西
晉已失曰魯詩魯
詩漢武帝時魯人
摘不可強言蓋謂
嗣吳郡雲陽人研
王朗子仕魏歷散
仕魏賜爵關内侯
歸河間城中餓死
淵吳郡吳人也少
所註請文藏秘書
寸而繼以象德註
琰圭九寸判規以
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

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
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
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申公所述以經爲訓詁教之無傳疑者則闕号爲魯詩○百家十室者各序不指
皇侃義疏梁武講疏魏真先訓註劉綽疏右蒼張禹鄭玄王肅之徒○韋昭字弘
晉文帝諱改名曜仕吳至中各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王肅字子雍
王朗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兼大常○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仕吳以儒學聞○劉邵字孔才邯鄲人
仕魏賜爵關内侯○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左畫方右畫圖口誦目數耳聽无遺仕隋歷太子博士器
謚宣德先生初炫既得玉邵所送古文孔安國註本遂著古文誓疑以明之○陸澄字彥
學博覽无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爽所學爲非鄭玄
王儉違其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
寸而繼以象德註云琬猶團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繼者也又云
除慝以易行註云凡圭琬上寸半琬圭琬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
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

魚下脰

唐太宗時名儒時
召中制待詔為北
翰林待詔
職林至德後天子
召集賢李士於禁
中中各詔因在翰
林待進止遂以為
名
通典曰開元中馬
懷素等侍讀禁中
十三年集賢院置
侍讀學士其後康
子元為侍讀學士
宋朝貞宗始置此
二職於翰林蓋自
楊徽之邢昺始也
通典曰漢宣帝為
本不為官漢東京
大夫為散官○官
子監釋奠先師後
者一人當其祭耳
謂之等依魏易之
為龜唐高祖給隋
身魚三品以上其
飾金五品以上其
飾錄故名魚袋天
后改為龜後復曰
魚

孝經註疏序

宋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勅較定註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
來與旨微言已備解乎註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
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
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

孝經集覽卷之上

漢

孔安國

傳

唐

玄宗皇帝

御註

宋

邢昺

疏

朱熹

刊誤

日本

山本

信有

不閱宗明誼章第一

經一百二
十五字

開張一經也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第次也一數
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為第
一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樂
誦閱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
數之終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

樂一成日閱
風十五國風雅大
小雅

凡各有五品左傳
桓六年申繻對桓

公語

仲尼首上出史記

孔子世家

人物考孔子之母

禱尼丘山因生焉

故名丘字仲尼

尼丘山在兗州

泗水縣五十里

出括地志

兄伯尼禮庭廣記

阪大夫叔梁紇初

娶施氏有九女而

元男仲生孟皮字

伯皮有足疾家語

不敏何足以知之乎

訓今文為順音開坐才卧反亡音無女音辟音避

仲尼問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

天下民用和睦上下亡怨汝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

傳仲尼者孔子字也凡名有五品有信有誼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名為誼以類名為象取物為假取父為類仲尼首上汚似尼丘山故名曰丘而字仲尼孔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仲尼之兄

伯尼問居者靜而思道也曾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參其父曾點亦孔子弟子侍坐承事左右問道

也至德孝德也孝生於敬敬者寡而說者衆故謂之要道也訓教也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則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

則言自順而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理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

足小取焉小得福大取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

下服是以總而言之一謂要道別而名之則謂之

孝弟仁誼禮忠信也言先王行要道奉理則遠者

和附近者睦親也所謂率己以化人也廢此二誼

則萬姓不協父子相怨其數然也問曾子下席知

先王要道乎蓋謙辭也凡弟子請業及師之間皆

作而

離席

待坐

仲尼孔子字居謂問居曾子孔子弟子侍謂

待坐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

同

史記魯藏字指第

子解點疾時禮教

不行欲修之孔子

善焉

道者扶持萬物出

管子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是以已下十字難

為句

一本和
脛下
在無
怨字

公羊闕里誌公羊
高周末齊人受春
秋于卜子夏傳其
子平

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參
會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
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正義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

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考

先有重名乃假因問居為之陳說自標己字稱仲

尼居呼參為子稱會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

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子者孔子自謂

案公羊傳云子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為子故夫

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

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

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

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

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

先王至德
要道之言

先王至德

也德者所得於我也不可認為寧馨物周禮稱六

德曰知仁聖義忠和中庸舉達德曰知仁勇論語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也又曰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如先儒道藝得於身天理得於心謂

之德其言也奇其說也辯然奈非先王之法言何

道亦不一典倫各異也辟諸行蝦者東去之韓者

西征樊然世儒脞說古豈在焉乎考也乃子道而

所得於我凡有行業嚆矢于斯故曰至德要道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復坐吾語汝

扶絲音由今文作由
坐才卧互語魚據反

傳孝道者乃立德之本基也教化所從生也德者

得也天地之道得則日月星辰不失其敘寒燠雷
雨不失其節人主之化得則羣臣同其誼百官守
其職萬姓說其惠來世誦其治父母之恩得則子

辰次也天有十二
次謂日月所次

孫和順長幼相承親戚歡娛姻族敦睦道之美莫
精於德也將開大道欲其審聽故令還復本坐而
後語之夫辟席答對弟子執
恭告令還坐師之恩恕也

御註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言
教從孝而生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疏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為釋之曰夫孝德行
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
於孝二為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
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
道深廣非立可終故
使復坐吾語汝也

乙子國以為孝道立德之本也孝或屬行或屬德
不可偏命道德矧立字下得而不穩若大上立德
自別也本如物有本末之本根芟條故相持而然
然斷為兩豈不誤乎習性必在美惡故教以德教

教從孝祭義曾子
云衆之本教曰孝

下道字衍

所以化俗也修道謂之教所下於三事謂之教司
徒之職典樂之官庠校之設三老之建孝為先刑
罰之具五刑之屬三千辜莫大於不孝以君子約
變亡賴革面唐虞之際眇茫四海無為而理重譯
九夷垂拱而來服豈有狡獪術數其道孝弟而已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亡念爾祖聿脩其德夫音

其今文作厥
束脩晉書儒林傳
虞喜天挺貞素高
尚繼世束脩立德

本其所由也人生稟父母之血氣性情相通分
形異體能自保全而無刑傷則其所以為孝之始
者也是以君子之道謙約自持居上不驕處下不
亂推敵能讓在象不爭故遠於咎悔而无凶禍之

鹽鐵論桑弘羊曰
臣結髮束脩得着
衛皆謂束帶修飾

禮內則世子生三
日卜士負之射人
以桑弧蓬矢射天
地四方示其有事
鄭玄曰桑弧蓬矢
本大古也天地四
方習子所有事重
筮曰桑木中之象
蓬中孔取其長
天統表而理亂
道表文字間見曲
禮管子云諸昏

七十老致仕縣
車公羊傳註禮七
十縣車致仕疏按
日在縣輿一日之

暮人年七十亦一
世之暮而致其政
事於君故曰縣輿
致仕也
詩邶風君子偕老
鬢黑也

萬姓統譜胡宏字
仁仲幼事楊時侯
仲良而卒傳其父
之學優游衡山下
二十余年卒者
為五峯先生
侍郎後漢書百官

以火焉也

遊于六藝之場蹈于無過之地孰二日競風夜匪
解行其孝聲譽宣聞父母尊顯於當時子孫光榮
於無窮此則孝之終竟也言孝行之非一以事親
言之其為孝也非徒不毀傷父母之遺體而已故
略於上而詳於此互相備矣禮胃初生則使人執
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其有事是故自生至三
十則以事父母接兄弟和親戚睦宗族敬長老信
朋友為始也四十以往所謂中也仕服官政行其
典誼奉法無貳事君之道也七十老致仕縣其所
仕之車置諸廟永使子孫鑒而則焉立身之終其
要然也大雅者美文王之德也無念念也聿述也
言當念其先祖而述中脩其德也斷章取誼上下相
成所以終始孝道不以敢解倦者以為人子孫懼
不克昌前烈肩累其先祖也
何註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言
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
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
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詩大
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中脩

其德也

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
體髮膚之謂也言為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二
恐致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毀而
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
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
為立身也夫為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
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
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也中者在
於出外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夫
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
之詩以結之凡為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常
述脩其功德也
刊誤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
終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
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涉隨程
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
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密論固
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

之罪也。因欲而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顧未敢耳。

詩載愛親之切，惟桑與梓，思乎所親，裁手澤猶

存而恭敬不敢忽焉。矧身者父母遺體，豈可蔑視

恕乎。此孝經一篇大綱，領子與受諸夫子終身事

斯語。臨易牀曰：啟予手，啟予足。今而右知免夫，故

殊人異世，亡慮論定矣。唯孔氏安國傳無刑傷為

孝之始，夫子之意，故非欲好事履發新奇，將眩駭

耳目，先儒以安國傳為劉炫之擬作，不亦宜乎。迨

大率純者，選用之斷為安國取作，僅引徵王充之

說以為古訓，然不知宗周古於漢室，而子與子春

明先生推為當時善類之宗主

志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一曹有六人主作文各起中
統譜程迥字可久初從寧陵之沙隨靖康之亂東徙於餘姚孤貧飄泊年二十余始讀書授經學於崑山王
丈黃氏曰抄人壽以百歲為正形以一夫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翁為子為夫人
朱子節要汪尚書名應辰字聖錫王山人進士第一論文定嘗為端明殿學士故亦稱汪端

多於子國仲任也可謂无誓哉若謂忠臣赴君難者不避水火兵刃節婦有斷髮截鼻者彼皆為不孝矣固哉謂諸膠柱而鼓瑟刻船而探劍天下有道父母共存兄弟无事則以全歸弗傷為孝是經也天下無道國亂履清見危致命毀身全節是權也設如傳說正士被奴忠臣受戮孝婦懷冤亦為不孝邪純也不知彛倫大本職之由所謂難共與適道者也很曾子而可以與權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

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我及於親不敢敬乎且
立身非官遂爵達之謂如中立而不倚三十而立
之立所謂所遇各達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手艷不能蕩不見陷於不
義不見惑於異端亨焉疑焉克已復禮於是
曰幸哉有子矣亦曰在此母而生此子為我履
善顯父母之美故孝終身之業父母就木當復
足為孝將為善思貽父母之令名必果將為不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嚮道而行忘身之老

而不知年教之不足夙夜乾乾死而后已之斯謂也

天子章第二

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

章謂之五孝各說一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經五十三字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傳謂內愛已親而外不惡於人也夫兼愛無遺是謂君心上以順教則萬民同風且暮利之則從事勝任也謂內敬其親而外不慢於人所以為至德也其至德以和天下而長幼之節肅焉尊卑之序辨焉是故不遺老忘親則九族無怨爵授有德則大臣興誼諒與有勞則士死其制任官以能則民

事物紀原說文曰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帝王世紀神農氏之母有蟾氏名女登則帝王之稱天子自炎帝始也

按亦足九族高祖曾祖和父已子孫曾孫玄孫左氏傳杜註九族外祖父母從母子妻父母姑子姊妹子女子

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載當從管子作

上功刑當其罪則治無詭帥士以民之所載則上下和舉沿先民之所急則殺不亂常行斯道也故國有紀綱而民知所以終始之也
御註博愛也廣敬也
疏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取惡於人不取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

乙蓋此古語夫子方語天子之孝故誓古而徵之輒非法言不敢言也夫惟人主之行當若天之无私天怒可怒何敢惡有烈風苦雨交至霹靂萃崩浩水襄陵孛彗並見妖孽踵興所以怒於人主无道然悛則已矣怒之而戒之切如慈父教子陽撻陰撫声喝意煦或威或風諄二懇二莫不盡耳及

無悛不得已而后逐之明主得斯天心以為己心故可怒則怒焉可親則親焉何敢惡焉何敢好焉湯武征伐唐虞四罪豈在意其間哉辜辟在彼政刑在我姦軌允律則以處刑在不得已佗蠢尔還可憫何惡之有傳曰怒其犯而不惡其人人主苟有好惡則諛譎面諭追氣尋臭影從響應而後鄭声縣之在矣傾國巷之在矣於是讜諤莫聞忠良日遠酒池肉林割孕射帝无不為也豈不謹邪若士不然若士而侶於人主不敢惡於人齷齪一原人耳何則刑柄有上不有我雖看知國虞蠢賊當

此奸獍如秦叟遇楚姬不克惡之好言令色依違
容世奈招詒調放大方英雄何貴而下賤謂之尊
賢賢才國履之命脉故經濟以人才之興廢必于
教孝妍蚩以在爲之君憂世之臣俾鄉黨術閭庠
序擲比子弟能自知辨數面方則必遊校宮其垂
教者曰先生受業者曰弟子乃比父兄而明在三
之義行則陪之坐則侍之動則默而識言則書于
紳朝益莫習小心翼二一此不懈各就其友相切
相磋親如父子交如同胞淫声不納于耳美色不
留于目省逸游遠非類才難從古雖爾唐虞之際

於斯盛矣豈不職之由後世所以乏元凱亦孝不
得其法之弊耳今也文明日昇固須俊人不乏朝
野然學術尚未得无奔無用而自安於書生之業
幹中僅剋一二額日霎時相會少正夫子塾上甘
誇鱗參伍難解不知先天下之憂而憂之曰師曰
弟子羣則烏集去則路人矣在志於崇師時候起
居耳假令師當爲師之器未曰如之何如之何雖
夫子親炙之不能如之何不會孝阿屠物讀各什
麼終身獨學逸居歷載不得一益者間在焉可勝
大息乎哉夫孝也小而修身誠意大則入相出將

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或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也海也○周禮馭夫注四海猶四方也

置天下於泰山之安復風俗於三代之隆挫叛黨於未發之前折衝外寇於萬里之遠設曰才俾之然豈勿李術左右乎故曰李也育賢才地賢才國履命脉非徒不養之耳而慢之神思為不祀宗廟亦不血食可企踵俟是所以敬親者不慢於人也

愛敬盡於事親然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刑法也百姓被其德四海法其教故身者正德之本也治者耳目之謂也立身而民化德正而官辦安危在本治亂在身故考者至德要道也有其人則通无其人則塞也蓋者稱辜較之辭也又陳其大綱則綱目必舉天子之孝道不出此域也呂刑尚書篇名也呂者國名四嶽之後也為諸侯相

書經正義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孔氏曰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肩与外傳作呂見詩經大全朱氏曰甫侯未知其國所在同上通鑑集要穆王名滿昭王子在位五十五年尚昏疏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

穆王訓夏贖刑以告四方一人謂天子也慶善也十億為兆言天子有善德兆民賴其福也夫明王設位法象天地是以天子稟命於天而布德於諸侯諸侯受命而宣於卿大夫卿大夫承教而告於百姓故諸侯有善歸功天子卿大夫有善推美諸侯士庶人有善歸之卿大夫子弟有善移之父兄由于上之德化也
御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為四夷之所法則也
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考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早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二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无二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百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

職金掌受士之
金罰貨罰入子
司兵則周亦有
贖刑而遠訓夏
之贖刑者周禮惟
言士之金罰人似
不得贖罪縱使亦
得贖罪贖必異於
夏法以夏刑為輕
故祖而用之罪高
則刑之疑則贖之
四夷蠻夷狄戎

出車馬謂之賦
貢穀米謂之稅

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

乙 天子斷古語而明言天子之孝不徧定省温清

諸侯章第三

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諸侯君也白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

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

諸侯今不取也

子曰居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傳高者必以下爲基故居上位不驕莫不好利而惡害其能與百姓同利者則萬民持之足以雖處

高猶不危也右制有節謹其法度是守足之道也其知守其足則雖滿而不溢溢矣

御註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

疏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

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溢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生富有一國之財故宣戒之也

乙 蓋復古語也矣由來失國屢者多端干色干

貨干酒干柔干暴然一箇驕未必不因循驕夸

一萌則積善盛德爲畫楹耳而後九族不親而

大臣不悅大臣不悅而丘民畔凡君以民爲天

天畔之不危者末之有故先王子恤庶民畏天

命畏聖言戰戰兢兢惜才陰不娛逸干政刑干

禮樂罷勉努力夙夜不解有与天地悠久之安
矣若射雁於後園曰朕在位日離天將累棊之
極在土崩之勢也矣政不足與誅人不足与非
唯大人爲正於君心之非何則君意不歸正而
弗判涇渭則爲之艾一傾國一傾國復生弗一
培克一培克復進汎乎暴政襄乎任軌之去之
徐陸續連綿接武給踵收裹蜂起嗚呼丹基突
奧之地人心惟危甚于幕燕一步危則忽然陷
大澤豈雖造次瞬息可忽乎而非意一旦難正
熟游術中而世与我不相知其復正邪自如似

疇昔邪與否邪所謂无爲而爲之自然而然者
也以厥一旦難正先王立諸節制令庸主不得
自恣妃嬪進御以次不渚厭貴不得与夕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各有其數所
以豫節於内寵也而尚或后宮萬數良厦不足
取諸民户充掖庭矣中官必用奄人所以錮制
内權也奄人所常賤輕軀亦已絕望於人間而
無可傳采於胤嗣之思夫中官易怙易昵怙者
言聽昵者謨用故内官一握權固称謹慎庸人
故體自漏泄瑣瑣姻亞則職任而外朝正臣拂

地蒙禍以作常所賤惡之人及軀亦絕望於苗
裔者為中官所慮豈不遠乎後世宦官列藩屏
立大樹南省抗威北省竟至義子嗣職令人主
不讀書親儒先王之制非不至追真人主得之
然耳正諸樂遠鄭聲所以節淫也無事不殺牛
名邪則高不敢餐所以節口也勤則左史記之
言則右史記之所以節言行也冕旒蔽目駐纊
塞耳所以節聰明也食麇服疎所以節身也土
階三尺茅茨不翦所以節居也却竒觀玳玩所
以制逸也五等殊章軒路品飾所以制尊卑也

入則傳保典待其左右出則疑丞並其前後繼
攀春柳且有正色敢言挫其幾者若則始猶懷
晨風曰人而辱朕朕必斬燭浹日久非意漸泮
曰堯舜之心為心今朕之氓曰朕之心為心故
多囚辜於是五風十雨米粟斗三錢麟鳳在囿
龜鼈在沼而曝背擊壤將哥帝力何有干戈乎
度法也人主自在人主之度人臣自在人臣之
度至尊暫舍克事縣官盡其敬文隣國盡其信
接大臣盡其禮精辨賢否覈審曲直不眩異端
不惑邪說弄臣不縱女謁不行野莫遺賢朝

莫素餐也世祿而弗世官凡百爾人各專其職
不戴其業曰天物不自有故不賞無功不罰無
罔子愛黎庶徹貢適宜賦徭不煩產定生遂民
有恒心入孝出弟路弗拾遺夜不關戶市不忒
價班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畊耦遊畔士大夫讓
階四方則焉府庫緡貫之汚矣君廉紅腐之生
矣可謂盈也守之曰儉處之以謙竟不溢象之
以宥坐之器謂諸此公侯之度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

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前漢書郊祀志
自共工氏霸九
州其子曰句龍
能平水土死為
社祠有烈山氏
王天下其子曰
柱能植百穀死
為稷祠故祀社
稷取從來尚矣
詩朱傳大夫以王
惑邪謀不能斷以
從善而作此詩

高者必以下為基故居上位不驕莫不好利而惡
害其能與百姓同利者則萬民持之是以雖處高
猶不危也有制有節謹其法度是守足之道也其
知守其足則雖滿而不溢溢矣皆自足也先王疾
驕天道虧盈不驕不溢用能長守富貴也是故自
高者必有下之自多者必有損之故古之聖賢不
上其高以求下人亦不溢其滿以謙受人所以終
德處尊於爵據有社稷行其政令則人民和輯四
境以寧諸侯之孝道其法如此也詩小雅和輯四
章自危懼之詩也行孝亦然故取喻焉臨深淵恐
墜履薄冰恐陷言常不敢自康也夫能自危者則
能安其位者也憂其亡者則能保其存者也懼其
亂者則能有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
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御註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
其身則常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戰戰兢兢
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為君恒須戒

三禮義疏鄭氏康成曰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賈疏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禮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為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此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益是祭其先祖也夫子遂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是祭其先祖也夫子遂深履薄也

乙是廼夫子語誼如前章信有常聞理國不以禮

則申韓商鞅之道也故經濟曰禮為本禮一弛則上下亂上下亂而叛寇作叛寇作干彼臣子于斯有弑其君父者可不惧乎叔孫通何知所謂先王

之禮者然一施綿蕤漢高始知天子之尊矧假令得其人而行其時三五為六四亦不可知也然禮之用曰和為貴禮過和則離離詩詩畔畔之極端姑勃磈兄弟鬩牆而天倫廢矣況州里鄉黨相和鬪者可勝數乎謂諸國非其國詩云戎躬不閱追恤我後雖有智者難為畫唐虞之化先王曰所以其然制禮作樂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節長幼詳上下省其容貌內矯其曲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外禦其侮五声律呂以節八風養性情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一契濶

和殊類傳曰發而中節謂之和豈得不為禮樂乎
禮樂固雖登於聖作董子所謂大原出于天者也
故欲禮樂自和民人必先順天敬命孟子曰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天道福善禍淫維影響無曰高二
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且及爾游衍莫謂人不識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鬼神常窺厥室天已知神已知我已知何必得
欺闇昧廢禮欺与不欺亦一大鎖鑰上也不欺先
聖中也不欺嘗所誦讀之墳典下也不欺自己神
居不欺其親仕不欺其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行

而无慚其影坐而无慚其席居则无慚屋漏寢則
无慚稠蓐幽而无愧神祇若斯而須長守富貴保
杜糴

卿大夫章第四

說文云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

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太扶扶
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
制上大夫卿也典命王之卿六命大夫四命
則卿与大夫異也今連言者曰其行同也

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
亡擇言身亡擇行言滿天下亡口過行滿天下亡怨
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卿大夫

保其祿
位而五
無字今文

古今注廟者貌也
所以身先人之
狀貌也

尚書子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花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飾
繡以五采章施于
五色作服世明

之孝也

今文無子曰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下孟反亡音無惡同音烏路反乙音如字

服者身之表也尊卑貴賤各有等差故賤服貴

下為失位是以君子動不違法舉不越制所以成

其德也法言謂孝弟忠信仁誼禮典也此八者不

易之言也非此則不說也故能參德於天地公平

無私賢不肖莫不用是先王之所以合于道也脩

德於身行之之於人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

志勤以行其典誼中能應外施必先當是以上

而下行化之也必合典法然後乃言必合道誼然後

也尤所宜慎故申覆之法服有制是以不重也言

所可言行所可行故言行皆善无可棄擇者焉若

夫儉得利而後有害儉得樂而後有憂則先王所

不將行必慮其難故出言而天下說之所行而天

下樂之言不逆民行不特事則人恐其不復言恐

其不復行若言之不可復者其事不信也行之不

可再者其行暴賊也言而不可信則民不附行而暴

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皆滅亡所從生也

三者謂服應法言有則行合道也立身之本在此

三者三者無關則可以安其位食其祿祭祀祖考

護守宗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父母既沒定兆其

靈於之祭祀謂之尊貌此卿大夫之所以為孝也

御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

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法言謂禮法之言

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

不敢也言必守法行必遵道言行皆遵法道所以

宅兆以下必有脫

正義孔卿大夫立

周禮春官大宗伯
以會作六摯以等
諸臣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雁庶
人執鴈工商執雞
注摯之為言至也
所執以自致也

先預言能備此三者則能守宗廟之祀

臨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

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

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

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

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

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

之言身无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適行滿

之

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无虧然後乃能守其
 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卿
 大夫行孝曰譽蓋以声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
 能无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旧說云天子諸侯
 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于天下又引詩云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
 大夫尚爾則諸侯
 卿大夫可知也

乙 斷句於不敢行而為古語曰已降為夫子語蓋
 先王設制也仰象諸兩儀俯錯諸人情懇切慤慤
 忽釐莫不到故為後王者一循其成法而熟商時
 宜在損益之耳若不師古無誓之言惟聽弗詢之
 謀惟庸妄加我意於其上喪國之主莫世而無之
 或學不純讀書不熟名師古不協誓古之實志在

復古而意在濟世却塗炭蒼生致宇內擾擾易譁
 所謂差毫釐謬以千里也豈可不謹乎如彼設閔
 帝察異言異服者而已異服者無法撩風輕制渚
 俗何謂正服有司存矣異言者非聖誣賢唐論橫
 議張世惑聞好惡仕私焉不得而禁何謂法言非
 禮勿言怨當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怨讀過惡
 舊音去聲今讀如字凡孝經幅隕无不涉交干腔
 子上未嘗與塞外之事矧上面映亡口過之文來
 萬無斯去声之理熟讀書者果知吾說之不妄夫
 縣官有魏闕之令而禁非道之行盡矣然猶或踰

東厦之牆接其處子或日攘其隣鷄黍掠放羊或殺越人干貨禦國門之外或酩酊酒酣于五木于章臺沒其生產延爲國討不可道故刑罰之匡鈇鉞之用朝逮夕相比如魚鱗而枕不已無李化焉也是以四十服官政俟不惑也而後爲大夫者必莫非行上莫非行太夫則下必有甚于此之士而危言危行滿朝溢野會當昏君御宇言出于口知禍罹于身未嘗知而不言或諷諫或面折斯膝一屈斯議一順雖富貴頻唾手而立掖不爲不可爲縱忤旨入黨籍觸當路得狂名取調於迂遠被罰

於賤謫不然而容一旦得明主之遭遇則端委廟堂而海波不揚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微塞肅然異族不敢牧畜於邊頭者或仕隱側陋声搖宇内名不聞權門貴戚蒼生翕然以其出處上盛衰者豈尽上智也矣乎以上好李化焉下好學被化焉將非道不行者螢雪之功可廢耶子曰言顧行行顧言故言之必可行之行之必可言之夫不爲丈夫則已矣苟爲大夫當磊々落落若水鏡不知則必以爲不知不克則必以爲不克銖釐不僞飾不爾碌々兒女輩固不入倫然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

非而博煩非而澤疑衆惑世聲譽被仰一世者動則公然大言自欺云經濟云仁義云忠孝云誠意不知自省身克行忠孝心克體仁義器能任經濟果能真實无妄也矣我恐言行不啻雲泥懸隔傳所謂人之見已若其肺肝假令陰惡人得不知之堪輿猶不易位日鑒在茲司命敢不怠厥職又可畏之甚也如彼自暴自棄不知畏之意嫌舌決而不思道所以脩已非其位而議其政悍然攘臂曰令我理邦屢云云反唇睥睨礼法士曰豪俊必汚跡翫世區々脩身何足屑矣李廢名教事申韓相

延成風階者輕博少年子猾者亡賴博酒徒使天下之人側目云必苦勿讀書讀各人放蕩無檢踰不讀書者如不尔亦不顧道所以經綸六合安百姓曰靜坐曰頓悟狡者甘舐禪衲之餘唾而節已說拙者恰似守株田舍翁而不知先天下憂天下看武備則曰權謀者文章則曰雕蟲看國屢不啻路人其他藻辭以為事修辭以為孝不索行諸身區々章句之鑿之穿我克讀古各或曰六經總屬殘缺秦火之餘燼難是正甲亦偽書乙亦偽書幾令聖人所以困心之物束度諸高閣若彼罔證張

大私說力排古人建新奇厚顏无辱班夕不違計
假令彼善於此叢勝書生之季在焉亦可也謂諸
國厦一長物我恐無其遁辭止于長物猶可也我
恐曼延相扇為國蠹亦未可知甘哉孟子曰能言
而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也公然曰經濟曰仁
義試使斯等一日舉加三事際不音苗水利安石
為模稜依違味道無幾平世侯朱門侍錦茵接妃
嬪襲御之間而賦詩屬文則可克一旦有金鼓鏗
鏘兵革相鳴兇賊發狂越寇侵邊懷經握筆而不
相泣者希矣不尔豎儒幾敗而公事者在焉我言

妄欺刻坎冥叩厥心曲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解佳責反

毛詩小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詩疏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詩稱樊仲甫諫宣王是周宣王名靜后之子在位四十六年衰周後與天下翁然尹吉甫作詩美之傳柔嘉以下詩中之辭

傳詩大雅烝民美仲山甫之章也仲山甫為周宣王之卿大夫以事天子得其道故取成誼焉言其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皆與此誼同也
御註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疏夫子既速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

士章第五

疏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

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辯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弟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子曰今文無天爵祿今文作祿位

傳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同也言愛父與母同敬君與父同也母至親而不尊君至尊而尊者則愛不至人常情也是故為人父者不明明父之子之誼以教其子則子不知為子之道以事其父為人君者不明君臣之誼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為臣之理以事其主君臣以誼固上下有禁而民不犯也臣之愛君則主有令而民行之上有禁而民不犯也而得理則子婦孝子婦孝則親之所安也能盡孝以順親則當於親當於親則美名彰人君寬而不虐則臣下忠臣下忠則君之所用也能盡忠以事

疏祭際也人神接故曰際也祀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禮記疏爵者蓋也熊氏云爵蓋其才而用之白虎通祿者錄也上收錄接下以下名錄謹以事上

上則當於君當於君則爵祿至是故執人臣之節以事親其孝可知也操事君之道以事君其忠必矣弟者善事兄之謂也順生於弟故觀其所以事兄則知其所以事長也上謂君長也此撮凡舉要申解為士之誼所以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者則以其不失忠順於君長故也

御註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言事父兼愛與敬也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

疏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王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之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棄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為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為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

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
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
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
以明審為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之道是能榮親
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
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
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
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
也

事十母
上脫父
字

乙復在古語与夫子語亡論事毋不異於事君然
於父敬而愛之於母愛而敬之凱風不怨雖小過
賴之由亦以母也欤小弁怨雖大過背誼信可然
得无非以父乎何則父行一酷惡而宗廟長不血
食統嗣一旦而為烏有事離社稷故下氣怡色柔

声以幾諫諫而不聞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与
其得罪於鄉黨刈閭寧孰諫怒不說而撻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孝起敬三諫之後泣而霎時從色革
乃復諫事遠大不義或時爭何害矣但孳々克諧
烝夕又不格姦故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誼
故當不誼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
於君當不誼則爭之從父之命又安為孝夫我誠
我恟鬼神猶通木石能感雖頑嚚匪人有覩面目
豈得不動不能令父母向善真實從已不至而已
其於毋非不諫之但在處之術而甚至惡性亦不

許與外事不用其亂命事之盡我愛誠耳其機在
我何怨之爲矣事君也雖資敬於父均父子曰親
合哉人以為諂我必盡其禮折其欲禦其非一過
則一諫二過則二諫勿欺而數侵不听乃飄然自
駒不繫若屬肺腑之末裔阿衡之權天下之任在
一身則社稷爲重易之稱權順時无賢不肖无小
大具瞻爲可也今也動則曰禮曰儀伺候公卿之
門趨趨執政之庭日不暇給足恭便佞唯恐不容
嗚呼人生似薤上露朝不謀夕身非金石質於草
木且猶難爭榮何不足而汲二乎風塵中噫其未

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故君言一出于唇
不省誼与不誼唯恐不給竟使人主曰予無樂乎
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謂此之國履蠹蠹邦君
沈痼物各以類推爾々唯以此心加于彼耳故孝
所以事君弟所以事長非有意保爵祿是自保爵
祿之道也僅有意保之言不聽職不得不克引去
立本朝而道不行依違然々巧容跡於廷者甚者
佞媚賄賂何處不用或竒發逢惡或脅肩徇欲自
鞏權專寵鯁姬心嫉賢妬能自知其非不克止已
事格正士漸革先王之政刑薦艷媛乃誘縣官荒

政之端貢奇觀發陛下逸樂之志稅歛之重而外
盈上意治童之紐而內援我勢未知益上却損國
縱肆威於當時董史下筆千載之臭名雖孝子慈
孫何術得雌黃弊賢區功舉親用黨掠勲賊於下
而賄於上為沐猴之舞拭鬚髯之塵利人死訐人
過時誇人曰我保母姪也我貴人弟也我御即昆
也我內宦誼子也我為葛藟宮巷我交膝於執政
大夫非自構竊爵之謀耳限直牙搶祿位舍泰德
駭眦之怨不報之恐矣為大丈夫者不能雄飛自
奮何受爵祿於兒女子之口誤哉耻惡衣惡食不

可耻不耻斯可耻之甚銓衡一如意令英雄悶屈
野蒼生號叫于下賄賂與盜賊白日公行主聽惟
塞婦言惟用所疾者搔垢探創所好者掩癥生羽
毛酷吏猾椽以為己佐非其器而居其職無閱閱
而飽位俸至愚上僥倖己之奸軌不顯愚下庶幾
无賢己者故戒其黨不使人主讀書親儒長保富
貴亦以坑儒燒書天道不足畏先王不足則唐虞
之代當用堯舜之法當王王之世宜用今上之制
三尺出于人主何庸之有矣古書不協于今儒生
不曉世務老成不通人情蚩々小人見以為學者

無益物歟在位不好焉流風相延聿等尊於語孟
毛竹之枝勝讀詩書驅天下百用英才沒身甘詘
刀筆之吏為史籀隸首之奴不可勝情乎哉勉塞
言路利主居深宮而不聞政尚恐其慝傳于後世
故禁野史錮偶語與議政而居不知慊覬覦非望
謀弑逆身首異處或陰惡久積逼迫將遁身膽失
常大抵以爵祿不知天物為己有貪執保焉却併
三族失之後為史者編諸叛逆奸黨倭幸傳中以
相命下之日天下愕然矣竊覲其間居午不握書
鼻飽饅口飽音終日酪可目不知乙肌纏錦繡煖

批搭枕不足肉屏斯營所令使侍燕者非妓妾則
侏儒淫声蕩氣杜氏汨腸醜捐驕泰以國屢不毫
置念頭居曦冰之危比安泰山富貴可永保一旦
馬嵬驛頭事起不虞求為一匹夫可得乎

詩曰夙興夜寐亡忝爾所生亡音無

詩小序小宛大夫
刺宣王也鄭箋亦
當為刺厲王

夙起夜寐進德脩業以無忝辱其父母也
顯父母保位守祭祀非以孝弟莫由至焉也
御註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
其親也
疏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
也言士行孝當早起
夜寐無辱其父母也

庶人章第六

疏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
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

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為土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為庶人

子曰因天之時就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

人之孝也

今文因作用時作道就作分子曰无養羊尚反

稿國語作菓韋昭註古者反通作藁枯中也奇語註槍椿也川

傳天時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地利謂原隰水陸各有所宜也庶人之業稼穡為務審因四時就於地宜除田擊稿深耕疾耨時雨既至播殖百穀挾其槍川脩其壟畝脫衣就功暴其髮膚且暮從事霑體塗足少而習焉其心休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也謹身者不敢犯非也節用者約而不奢也不為非則無患不為奢則用足身無患悔而財用給足以恭事其親此庶人之所以為孝也
御註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為孝唯此而已
疏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

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按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

乙將謹身當擇交遊交遊非人則我欲正巧言如簧必誘入邪中我欲勉李逸樂似飴味我目吾所好引陷其套假令我在展惠之清人必言某与某交某士軌者某亦与狡猾戒子弟曰遠某固雖好惡不與我恐隣危吠虛坐逐有名君子不免逸居三罪之責矧少年猶練未有漬藍而不青涅之而不緇者自克切省不狎小人小人之交厚如醴携

羊拍肩纏頸乘背戲誼具至臨一朝難起而若越人於楚人却喜其裁災忽見其宴厄不啻絕交口惟哈嘲忌人徒善交賢君子之交淡若水見其過面敢言聞其非諷規諫知則必吐心腸忠告而善道見人善聞人美若已有焉唯一箇入德者惟在矣一日在人窮乏則百萬一時遣與敢不德奪破財產救也困見危乃致命有故絕交惡声不出口其善猶舉其才猶祿在金蘭香火之交不其器不揚之親不狎樂不淫與牀同茵不拂禮逆理今古知不肖之遠吉士之親宴安鴆毒手艾性芥必反

之也面諛說我與諤直規我似藥毒甘苦嗜忌之各知是非而猶依舊不速見幾絕生逮戮父母故擇其人而友焉擇其主而事焉不誣于威暴不接于無禮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曰天下弗覩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奴不以與人一奴不以取諸人出處必合道不戚々貧賤不汲々富貴乱邦不居危邦不入全性命於乱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高尚其事省奢侈服適用而已不畜貯長物所餘與隣里鄉黨賑親戚昧黷藏名事父母而內養心志外完甘毳一舉足不忘父

毋一吐言不忘父母鷄鳴而起孳々為善不為博奕徒日好勇鬪狠配飲酒墮四支逍遙荊園而詛刎頸於俳優徘徊章臺而紐契濶於妓鴿私妻子而負鄉黨之誹摻東履處子而受國人之賤為父母之戮起居應時飲食協節必觀其養出告入面效朝省温涼从候不遠游不臨危惟敬不以犬馬養然亦色難在事弟子服勞山人偶辱我於市井鄙夫數困我於會朝而不可敢忍父母惟懷所嗜若口之於膾炙與熊蹯一係涉不誼不禮父母惟懷昆弟加我呂匪善將斷焉父母惟懷體在不豫

則藥劑自嘗疾處親摩朝泣請命於鬼神夕常不解帶居處不安目不相瞑有不俟勉強而在爾者不孝之大者三无後為諸巨擘矧男子在四方之事不當躬操井臼肆娶妻然孝者衰妻子及所好豈不謹乎若夫生事之盡志以禮死盡誠葬之以禮三年不改其道慎終追遠祭之以禮可也哉

孝平章第七今文合前章為一以三才章為第七也

子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亡終始而患不及者末之有也亡音無今文作無

故者故上陳孝五章之誼也躬行孝道尊卑一揆人子之道所以為常也必有終始然後乃善其

述平齊同也上所陳之五孝天子至士皆說其有所分則此則說其有所同故曰孝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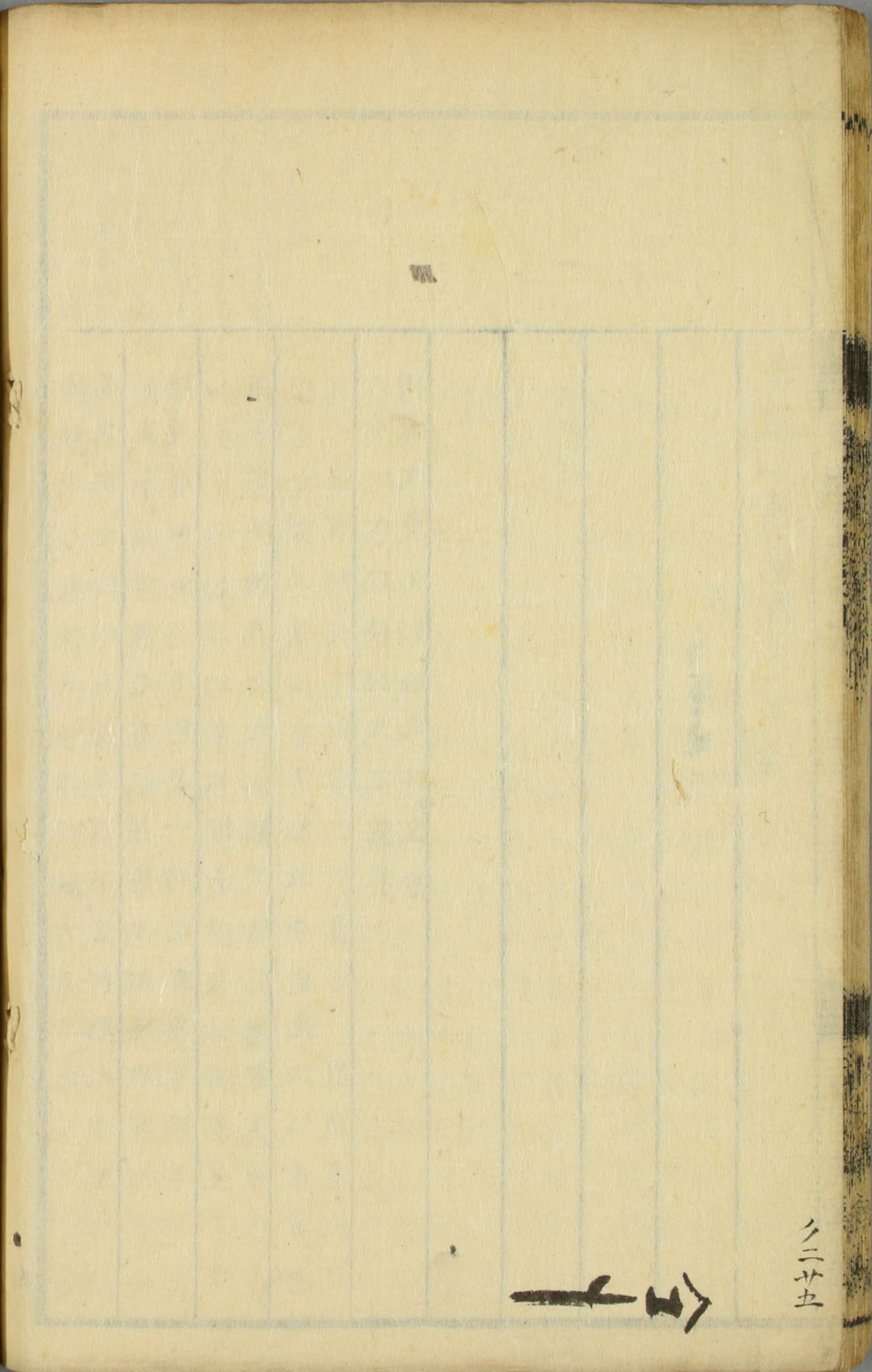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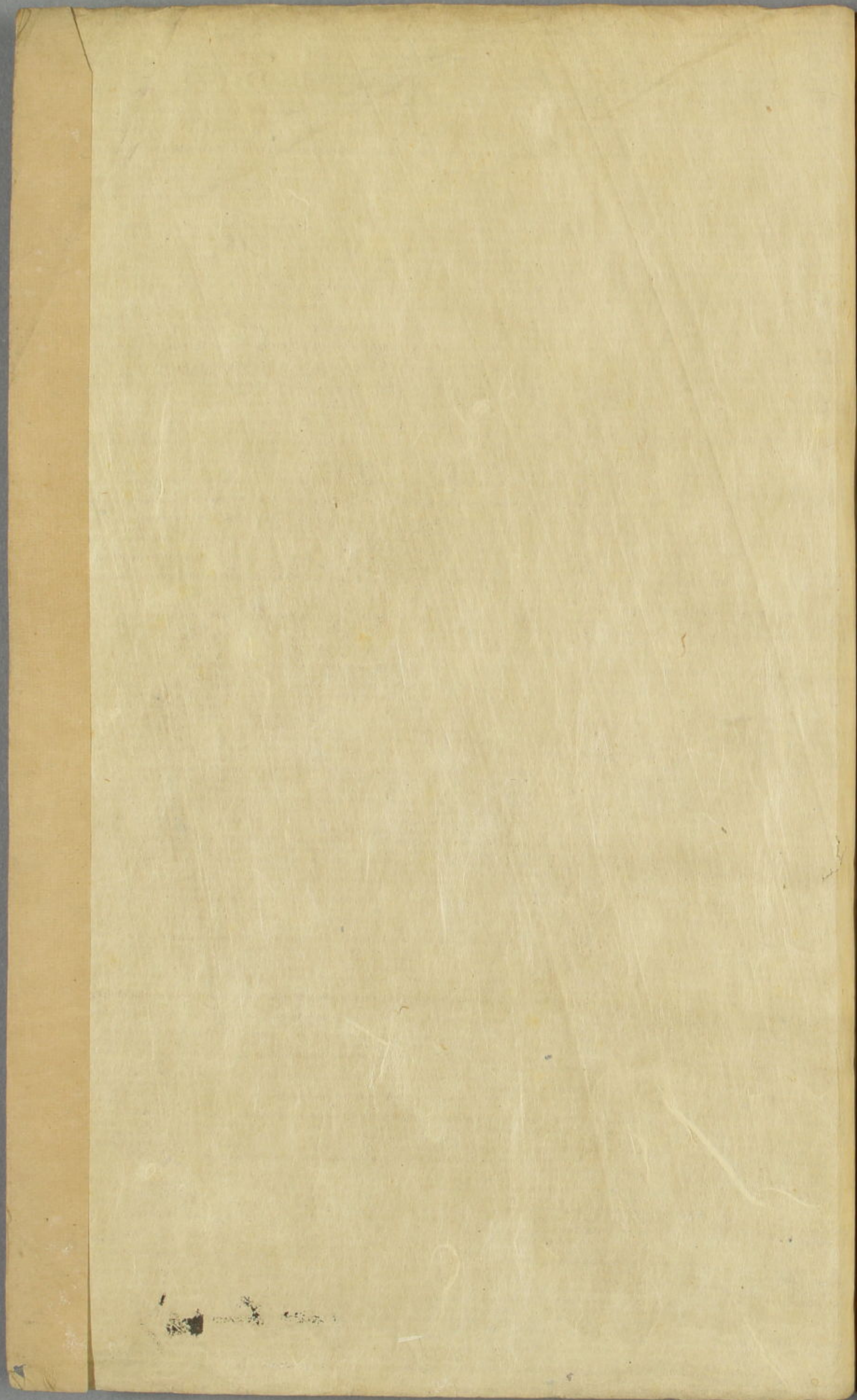
前漢晉藝文志凡
孝經十一家五十
九篇孝經者孔子
為曾子陳孝道也
夫孝天之經地之
誨民之行也舉大
者言故曰孝經

繩孔子七十二歲
語曾子著孝經因
著作既作乃寄戒
向北斗告備忽有
赤虹自天而下化
為黃玉刻文先聖
跪而受之

不能終始者必及患禍矣故為君而惠為父而慈
為臣而忠為子而順此四者人之大節也大節在
身雖有小過不為不孝為君而虐為父而暴為臣
而不忠為子而不順此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
身雖小善不得為孝上章既品其為孝之道此又
總說其無終始之咎以勉人為高行也
御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
患不能及者末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疏夫子述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
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
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
也或在自思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
今未有此理蓋是
勉人行孝之辭也
刊誤此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
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
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
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折增加之失
觀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
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

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
其未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
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
人妄分以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
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
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
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
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
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孝經乙集覽卷之上 畢



二二五

全一

